

# 讀王念孫《讀書雜誌· 晏子春秋》記<sup>\*</sup>

郭鵬飛 蔡 挺

## 提 要

高郵王念孫(1744—1832)是清代樸學的代表人物,其於經學、子學、小學方面的成就,世罕其匹,《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等均為登峰造極之作,後世學者,莫不奉為圭臬。王氏地位崇高,就其學術而加探討,實饒具意義。今就《讀書雜誌·晏子春秋》部分,檢視其中勝義,並就可議之處,略陳己見,以供斟酌。

關鍵詞：王念孫 《讀書雜誌》 晏子 《晏子春秋》 訓詁學

## 一、前 言

《晏子春秋》,又名《晏子》。是書為先秦重要之著述。早於漢世,劉向(前77—前6)《晏子春秋叙錄》已言書中“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掄。”<sup>1</sup>則漢時此書已多錯譌,直到清中

---

\* 本論文為“王念孫《讀書雜誌》斟正”研究計劃部分成果,計劃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UGC GRF,編號:145010),謹此致謝。

1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冊上,頁49。

葉更無善本。王念孫《讀晏子春秋雜志序》指“《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sup>2</sup>可見書中魯魚亥豕，不勝枚舉，故問津者稀，而治《晏》書者成就薄微。

乾(乾隆,1736—1795)嘉(嘉慶,1796—1820)樸學鼎盛,出於以子證經,以子證史之需要,《晏子春秋》被重新發掘。孫星衍(1753—1818)、盧文弨(1717—1796)、顧廣圻(1770—1839)等學者均校正是書,然王念孫認為上述學者不是“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者”,就是“未能盡善”。<sup>3</sup>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遂撰《晏子春秋雜志》兩卷,以匡正前賢疏失,補諸家闕漏。該書發前人所未發,精采紛呈,啟迪後來者甚多,如俞樾(1821—1907)、孫詒讓(1848—1908)、于鬯(1854—1910)、陶鴻慶(1860—1918)、蘇輿(1874—1914)、劉師培(1884—1919)等人之《晏子春秋》著述,莫不參考《雜志》,可見其如何為後人所推重。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部分論說甚至得到新近出土銀雀山漢墓簡本《晏子春秋》印證,足見《晏子春秋雜志》卓爾不凡。然而智者千慮,《雜志》失誤仍復不少,可惜針對是書之研究者鮮,不無遺憾。<sup>4</sup>今羅列證據,檢討此書得失。

## 二、論述精闢之例

王念孫乃有清一代樸學巨擘,其《晏子春秋雜志》,成於孫星衍、盧文弨、顧廣圻等治《晏》之後,而其中卓識,往往越邁前人,幾不可易,今舉數例以明之:

### (一) 祠靈山

“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盧氏《抱經群書拾補》曰:“‘祠’,《御覽》八百七十九作‘招’。案:《周禮·男巫》‘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

2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冊3,頁1333。

3 同上。

4 筆者案: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與趙林然《淺析王念孫〈晏子春秋雜志〉校勘方法》,乃導夫先路之作。前者藉近出土銀雀山漢簡本《晏子春秋》與《晏子春秋雜志》對讀,證其得失;後者則分析王氏校勘《晏子春秋》之方法。然而,兩文均未全面針對《雜志》不足之處。

他卷亦或作‘祠’、作‘祀’。”念孫案：作“招”者，誤字也。《御覽》固多誤字，不必附會以《周官》之“旁招”。且“祠”是祭名，而“招”非祭名，可言“祠靈山”、“祠河伯”，不可言“招靈山”、“招河伯”也。（《周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望”是祭名，而“招”非祭名，故可言“望于山川”，不可言“招于山川”。）案：下文晏子曰：“祠此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御覽·咎徵部》雖作“招靈山”，而下文之“祠此無益”及“祠河伯”，仍作“祠”，則“招”為“祠”之誤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sup>5</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曰：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sup>6</sup>

盧文弨據《太平御覽》，指“祠靈山”之“祠”當作“招”，並援引《周禮·男巫》“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為證。<sup>7</sup>王氏認為盧校非是。王指“祠”是祭

<sup>5</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43—1344。

<sup>6</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55。筆者案：本文所引今本《晏子春秋》內容，除特別說明外，皆據《晏子春秋集釋》，句讀則按筆者理解而或有不同。是書所收《晏子春秋》原文以清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蘇輿校本為底本。

<sup>7</sup> 盧文弨撰，程新惠、陳東輝校點：《群書拾補》（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冊下，頁554。

名,而“招”非祭名,且下文仍作“祠此無益”及“祠河伯”,推斷盧是以誤本爲辭。考宋本《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祠靈山”,<sup>8</sup>足證王氏推斷。且《太平御覽·天部十一》、<sup>9</sup>《地部三》、<sup>10</sup>《藝文類聚·山部上》、<sup>11</sup>《災異部》、<sup>12</sup>《事類備要·天文門》、<sup>13</sup>以及《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一<sup>14</sup>皆引作“祠靈山”,與《說苑·辨物》相合,<sup>15</sup>則《晏子春秋》原文作“祠靈山”無疑。至於《御覽·時序部二十》、<sup>16</sup>《初學記·天部下》<sup>17</sup>引作“祀靈山”。誠如王說,“祀”、“祠”古通。二字互通,古書習見,如《禮記·月令》:“以祠宗廟社稷之靈。”<sup>18</sup>《呂氏春秋·季夏紀》“祠”作“祀”。<sup>19</sup>《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鬼神禱而不祀。”<sup>20</sup>《韓詩外傳》卷八“祀”作“祠”。<sup>21</sup>《國語·晉語八》:“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sup>22</sup>《說苑·辨物》作“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sup>23</sup>由是推之,“祀靈山”與“祠靈山”同。且“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下接“祠此無益也”,益證“祠”非誤文。

王說“招”非祭名,不得作“招靈山”,亦是。春秋之際,遇旱災發生,先民有祈求於山川之神的習俗。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魯邦大旱》便有記載:

8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冊4,頁3907。

9 同上,冊1,頁56。

10 同上,頁181。

11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23。

12 同上,頁1722。

13 謝維新輯,虞載續輯:《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臺北:新興書局,1969年),冊1,頁40。

14 佚名:《錦繡萬花谷》(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鏤石書堂刊本後修本),後集卷1,頁12a。

15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52。

16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冊1,頁167。

17 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5。

1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5,頁319。

19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上,頁314。

20 穀梁赤撰,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7,頁159。

21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頁369。

22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冊下,頁478。

23 向宗魯:《說苑校證》,頁466。

魯邦大旱，哀公胃(謂)孔<sub>二</sub>(孔子)：“子不爲我圉(圖)之？”孔<sub>二</sub>(孔子)會(答)曰：“邦大旱，毋乃避(失)者(諸)型(刑)與惠(德)虛乎？唯……

【1】

……之可(何)才(在)？孔<sub>二</sub>(孔子)曰：“屨民智(知)敬(說)之事鬼也，<sup>24</sup>不智(知)型(刑)與惠(德)，女(知)毋悉(憂)珪璧帛於山川，政埜(刑)與……。”【2】

出遇子贛曰：“賜，而(尔)昏(聞)璽(巷)逢(路)之言，毋乃胃(謂)丘之會(答)非與(歟)？”子贛曰：“否，毆(繫)<sup>25</sup>虛(吾)子女(若)連(重)命(名)兀(其)與(歟)？女(如)夫政埜(刑)與惠(德)，呂(以)事上天，此是才(哉)。女(若)天(夫)毋悉(憂)珪璧【3】帛於山川，毋乃不可。”<sup>26</sup>“夫山，石呂(以)爲膚，木呂(以)爲民，女(如)天不雨，石廼(將)燹(焦)，木廼(將)死，兀(其)欲雨或甚於我，或(何)必寺(恃)虛(乎)？夫川，水呂(以)爲膚，魚呂(以)【4】爲民，女(如)天不雨，水廼(將)涸，魚廼(將)死，兀(其)欲雨，或甚於我，或(何)必寺(恃)虛(乎)名虛(乎)？”【5】<sup>27</sup>

24 筆者案：“鬼”，馬承源(1927—2004)釋爲“視”，將簡文斷句爲“庶民知事，視也……”，惟陳嘉凌認爲釋“視”字，文辭不通，故依黃德寬釋此字爲“鬼”，並依陳偉將簡文斷爲“庶民知說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詳見季旭昇主編，陳美蘭、蘇建州、陳嘉凌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45—46。今據陳說改。

25 筆者案：“毆”，馬承源認爲此字通“也”。但陳嘉凌據何琳儀之說，表示從現有資料看，只有秦文字“毆”爲“也”，楚文字則無其例。據此，“毆”當屬下讀爲“毆(繫)吾子若重名與歟？”“繫”爲語首助詞。詳見季旭昇主編，陳美蘭、蘇建州、陳嘉凌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頁47。然而，“繫”作語首助詞時，相當於“是”，此處無法貫通上下文意。俞志慧則以爲“繫”相當於“抑”，義爲“或者”。詳見氏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二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512。今取俞說。

26 筆者案：廣瀨薰雄認爲“否抑吾子乃重命其歟”至“毋乃不可”是子貢之言，至於“夫山石以爲膚”至“何必恃乎名乎”，則孔子回答子貢之言。詳見氏著：《關於〈魯邦大旱〉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509—510。今取廣瀨氏句讀。

27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04—209。

文中顯示旱災發生,人們會祈求於山川之神降雨,而孔子則說“庶民知說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可知其時鬼神思想仍然濃重。又《春秋左傳·僖公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sup>28</sup>杜預於“卜有事於山川,不吉”下注:“有事祭也”。<sup>29</sup>是言衛人爲祭祀山川之事而占卜。凡此皆證春秋之際,先民遭逢旱災有“祠靈山”、“祠河伯”之習俗。若如盧說,改“祠”作“招”,意爲招致、引來,與下文“祠此無益也”、“祠之無益”,意不相貫。王氏旁徵博引,並結合上下文理,訂正前賢校改之失,是考證精闢之作。

## (二) 謂於民

“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孫曰:“‘謂’字疑誤。”念孫案:“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也。(《集韻》引《廣雅》“詘,調也”,今本“調”作“謂”。)調者,和也,言不爲奢侈以勞民,故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遵道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籍斂和乎民”,亦與此“調”字同義。<sup>30</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曰:

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sup>31</sup>

<sup>28</sup>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6,頁240。

<sup>29</sup> 同上。

<sup>30</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59—1360。

<sup>31</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42。

孫星衍雖洞察“謂”爲誤字，惟無詳細解釋。<sup>32</sup>按上下文脈，“故節于身”是言爲君者應儉已於身，不以奢侈爲尚。下文“謂”若如字解，則與上文意不相接。據此，王氏依《鹽鐵論》與本書《問上》之文，推斷“謂”是“調”之形誤，言調和於民。除王說外，歷來有不同說法：洪頤煊（1765—1833）依《爾雅·釋詁上》故訓，指“謂”猶“勤”也，謂盡心竭力於民。<sup>33</sup>黃以周（1828—1899）、<sup>34</sup>蘇輿、<sup>35</sup>鄒太華說同。<sup>36</sup>蒲坂圓（松臯圓，1775—1834）恐“謂”當作“諭”。<sup>37</sup>伊藤馨（1806—1870）釋“謂”爲信也、道也。<sup>38</sup>日本佚名之《晏子春秋正誤》認爲“謂”當作“訓”。<sup>39</sup>于省吾（1896—1984）“謂”應讀作“惠”。<sup>40</sup>

上述諸說，俱無塙證。劉師培《晏子春秋斟補》指“謂”當作“誨”，並引《墨子·辭過》“故節於身誨於民”爲證。<sup>41</sup>張純一（1871—1955）、<sup>42</sup>吳則虞（1913—1977）<sup>43</sup>皆贊同此說。案：《墨子·辭過》原文曰：

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sup>44</sup>

32 孫星衍撰：《晏子春秋音義》（華盛頓：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戊申十月陽湖孫氏刊本），卷上，頁22b。

33 洪頤煊撰，張海峰點校：《讀書叢錄》（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313。

34 黃以周著，尤晨光點校：《晏子春秋校勘》，《黃式三黃以周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冊14，頁228。

35 晏嬰撰，蘇輿校注：《晏子春秋》（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刊本），卷2，頁14b。

36 鄒太華：《晏子逸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年），頁125。

37 蒲坂圓案語，錄自岡本保孝：《晏子春秋考》（東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鈔本），不分卷，無頁碼。

38 伊藤馨著，湯淺幸孫解說：《晏子春秋證注》（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年），頁139。

39 佚名：《晏子春秋正誤》（大阪：關西大學長澤文庫藏，鈔本），不分卷，無頁碼。

40 于省吾：《雙劍謄諸子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80。

41 劉師培著，萬仕國點校：《晏子春秋斟補定本》，《儀徵劉申叔遺書》（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冊6，頁2427。

42 張純一撰，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02。

43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44。

44 孫詒讓撰，孫啟治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冊上，頁31。

文章教誨人民要明白宮室衣服之本質，在於“便於生”與“便於身”，而非為觀樂辟怪，故曰“節於身，誨於民”。“誨於民”之旨，下文更有相關有力之輔證，曰：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梱布絹，以為民衣。<sup>45</sup>

聖王誨婦人以治絲麻，梱布絹作為民衣，是知“誨於民”之“誨”為教導，行為頗為具體。本文則記述晏子諫景公建高臺之弊，而景公答“自知誠費財勞民”，通篇只言費財勞民之惡果，若“謂於民”改作“誨於民”，則誨民於何？此文意不通也。事實上，劉氏後於《晏子春秋補釋》改稱“謂”是“為”字之誤。“為”通“化”，猶“化於民”也。<sup>46</sup>然而，此說亦過於迂迴。

綜觀而言，王念孫以“謂”為“調”，義較各說為佳。裘錫圭、唐德正、程決亦贊同其說。<sup>47</sup>除《鹽鐵論》與本書《問上》之例外，《荀子·彊國篇》亦有相關語例：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sup>48</sup>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與本文“故節于身，調于民”語境相類，而結語亦以桀、紂之亡為戒。《荀子》之義、《鹽鐵

45 孫詒讓撰，孫啟治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冊上，頁32。

46 劉師培著，萬仕國點校：《晏子春秋補釋》，《儀徵劉申叔遺書》，冊7，頁2591—2592。

47 裘說見氏著：《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87；唐說見氏著：《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管子學刊》2004年第4期，頁91—92；程說見氏著《王念孫〈讀書雜誌〉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博士論文，2009年，頁38—39。

48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冊下，頁671。

論》之法，能使人民調和，此與《晏子》“調於民”之治國文化有其共通的精神。

從字形觀之，“調”漢隸作“𪛗”（調·詒·〇〇六）、<sup>49</sup>“𪛗”（六〇六）。<sup>50</sup>“調”則作“𪛗”（調·德·四五三）、<sup>51</sup>“𪛗”（一一四），<sup>52</sup>可見二字形體相近，確有訛誤之可能。今考銀雀山漢墓竹簡本《晏子》本文作“夫古之爲宮室臺榭者，節於身而調於民，不以爲奢侈。”<sup>53</sup>簡文除文句順序與今本不同外，內容大致一樣，當中“調于民”正作“調於民”，益證王校之是，亦可見其功力之深厚。

### （三）意使令

“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孫曰：“意使令者，任意使人。”念孫案：“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於牽強。“意”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無以和民”。<sup>54</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待其亂》，曰：

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sup>55</sup>

孫星衍釋“意使令”爲“任意使人”。<sup>56</sup>然王氏指孫在“意”前增“任”字以釋之，是增字強釋。王據下文“無以和民”，疑“意”爲“急”字之誤。確如王說，“意”

49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95。

50 駢字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78。

51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頁94。

52 駢字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頁83。

53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91。

54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67。

55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77—178。

56 孫星衍撰：《晏子春秋音義》，卷上，頁26b。

當作“急”，因形近而誤。從字形觀之，“意”秦簡文字作“𢇛”（法二九·二例）、“𢇛”（日乙八三）。<sup>57</sup>“急”則作“𢇛”（秦·五四·五例）、“𢇛”（爲七·三例），<sup>58</sup>可見二字形體相近，確有訛誤之可能。“意”、“急”相誤之例，可見於其他古書，如《說苑·雜言》：“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sup>59</sup>按上下文脈，《說苑》“意”當作“急”，《孔子家語·六本》有相近文字，其中“不意使”作“不急制”。<sup>60</sup>“君子不急斷，不急制”，是言君子不急於決斷，不急着確立制度。銀雀山漢墓竹簡本《晏子》作“今君好酒而養辟（嬖），德无以安國。厚藉（籍）斂，急使令，正（政）无以和民。”<sup>61</sup>“意使令”，簡文作“急使令”，與王校合。唐德正亦用漢簡證成王說。<sup>62</sup>另《管子·正世》：“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sup>63</sup>文義與此相類。王氏一空依傍，訂正前賢之誤，並求得正字，足見卓識。

#### （四）明王教民之理

“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案：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群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sup>64</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

57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頁164。

58 同上，頁165。

59 向宗魯：《說苑校證》，頁432。

60 其文曰：“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食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見高尚舉、張濱鄭、張燕：《孔子家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239。

61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92。

62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頁92。

63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冊中，頁919。

64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78。

行義》，曰：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sup>65</sup>

王據《群書治要》引文，改“此明王教民之理也”作“此明王之教民也”。<sup>66</sup>誠如王說，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sup>67</sup>而不作“此賢君治國之理也”。此章景公問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則下文總括之言亦當義同，無由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王氏認爲此句詞義庸劣，極是。考銀雀山漢墓竹簡本《晏子》作“故明王脩（修）道……不相遺也，此明王之教民也”，<sup>68</sup>與王校同。唐德正亦引漢簡證成王說。<sup>69</sup>今本“此明王教民之理也”，實淺人所改。王氏據文意優劣判斷《治要》之文乃爲原文，而現得出土文獻作證，其學養非凡，可見一斑。

### （五）道哀

“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念孫案：“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篇》曰：“不淫於樂，不遁哀”，即循哀也。（《問下篇》：“晏子遂遁而對”，又曰：“晏子遂遁對”，《外上篇》：“晏子遵循而對”，是“遁”即“循”也。《管子·戒篇》：“桓公楚然遂遁”，《小問篇》：“公遵遁”，亦以“遁”爲“循”。）“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

65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21—222。

66 魏徵等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冊5，頁161。

67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20。

68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96。

69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頁92。

止也。說見《諫下篇》“脩哀”下。<sup>70</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外篇·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曰：

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sup>71</sup>

王氏認爲“道”與“遁”之形誤。“遁”通“循”。“循哀”謂哀而不止也。伊藤馨讀“道”爲“導”，解作“引”，又釋“引”爲“長”，而輾轉以爲“導”有長意，謂“久喪道哀”是言久喪以長悲哀。<sup>72</sup>惟“導”訓爲“引”，意指帶領、引領，與延伸、伸長之意無涉。且“導”作長意，於古無徵。鄒太華雖認同王校，但其據《說文》釋“遁”爲“遷”，釋爲“遷延”，而以此訓本文之“道”。<sup>73</sup>考《說文·辵部》：“遁，遷也。一曰：逃也。”<sup>74</sup>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繫傳》曰：

《尚書》殷高宗曰：“既乃遁于荒野。”是遷于荒野也，當作此“遁”。今文《尚書》借“遯”字。<sup>75</sup>

“遁”之用，亦見《詩·小雅·白駒》，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sup>76</sup>朱熹(1130—1200)《詩集傳》曰：“遁思，猶言去意也。”<sup>77</sup>則“遁”義爲遷移，卻不表“延長”之意，故鄒說非是。此外，裴學海(1899—1970)謂“道哀”即《諫下》“修

70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419—1420。

71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下，頁491。

72 伊藤馨著，湯淺幸孫解說：《晏子春秋證注》，頁428。

73 鄒太華：《晏子逸箋》，第445頁。

74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冊3，頁2490。

75 同上。

76 毛亨傳，鄭玄疏：《毛詩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2，頁379上。

77 朱熹：《詩集傳》，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冊1，頁578。

哀以害性”，“修哀”表示長哀。<sup>78</sup>考《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下第二十一》“修哀以害性”，<sup>79</sup>王念孫曰：

“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案：“脩”字於義無取，當爲“循”字之誤。（隸書“循”、“脩”相似，故“循”誤爲“脩”。說見《管子·形勢篇》。元刻本作“脩”，孫本改“脩”爲“修”，失之愈遠矣。）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減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遂”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遂哀”。是“循哀”即遂哀也。<sup>80</sup>

準此，“修”是“循”字之誤明矣，可見裴說不確。王念孫從二字形近，指出“道”爲“遁”字之誤，再以“遁”、“循”通假之例，推斷此句本當作“循哀”，並列舉《墨子》與《晏子》書例爲證，論證過程縝密而清晰。今觀銀雀山漢墓簡本《晏子》正作“久喪而循哀”，<sup>81</sup>更可見王氏之高明。唐德正亦引漢簡證王校。<sup>82</sup>伊藤氏、鄒太華、裴學海諸說後出於王校，卻不及其說精微。

### 三、考辨缺失之例

王氏父子學養深湛，慎思明辨，然智者千慮，容有一失，遇有疑竇，不及徹底疏理，故亦有未周之處，今舉八例以明之：

78 裴學海：《評高郵王氏四種》，《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頁51。

79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55。

80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62—1363。

81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103。

82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頁92。

## (一) 不顧于行義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氏淵如《音義》從一本改“行義”為“仁義”，云：“本多作‘行義’，非。”念孫案：此文本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行”字絕句，讀去聲。）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不顧于行”與“無忌于國”對文。“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本指莊公而言。今本“尚”作“義”，則以“義”字上屬為句，而以“勇力之士”二句連讀，則無忌于國者，專指勇力之士而言，非其旨矣。案：下文曰“勇力之行也”，又曰“下無替罪誅暴之行”，又曰“行本淫暴”，又曰“循滅君之行”，此四“行”字，正對莊公“不顧于行”而言。又曰“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正所謂“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也。今本作“不顧于行義”者，涉下文諸“義”字而誤。一本作“仁義”者，又涉下文“仁義”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此，正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下文“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今本“尚”作“義”，誤與此同。又此章標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義”字亦涉下文“行義”而衍。<sup>83</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曰：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

83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34—1335。

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sup>84</sup>

王念孫謂今本“義”字上屬爲句，而以“勇力之士”二句連讀，則無忌于國者，專指勇力之士而言，是不符文旨。案：王說可堪商榷。從文意觀之，晏子指“徒以勇力立于世”，則國危家殘，並舉夏之推侈、大戲，殷之費仲、惡來，雖能“足走千里，手裂兕虎”，備受重用，卻“凌轢天下，威戮無罪”。下文“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自是對比於推侈、費仲等力士及其惡行。因此，“勇力之士”當自爲一句，若如王念孫所言作“尚勇力之士”，以莊公爲主語，則“無忌于國，身立威強”亦爲莊公行爲，莊公乃一國之君，此二句當非其形容。其次“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與“逼邇不引過”乃三種國之禍者，其因之成，在於莊公尚勇力與不行義之故，因此，“勇力之士，無忌于國”，當爲一句。況文章屢以“勇力”與“義”對舉，如“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sup>85</sup>“崇尚勇力，不顧義理”，<sup>86</sup>“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sup>87</sup>則更顯晏子用心，此知“義”字非誤文。由此觀之，王氏實誤解文意。盧文弨亦以“不顧于行義”斷句。<sup>88</sup>黃以周、<sup>89</sup>蘇輿俱從之。蘇氏進一步申說：

下文推侈、大戲、費仲、惡來，皆古勇力無忌爲亂于國者，引此以警莊公。是“無忌于國”，本屬“勇力之士”說，王以“不顧于行”絕句，以“無忌于國”屬莊公，于辭爲複。《御覽》“義”作“尚”者，蓋緣下文“崇尚勇力”而誤，王以“行義”爲涉下諸“義”字而誤，失之。<sup>90</sup>

蘇氏指《御覽》“義”作“尚”，乃涉下文“崇尚勇力”而誤，可從。王念孫以誤文

<sup>84</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2。

<sup>85</sup> 同上，冊上，頁1—2。

<sup>86</sup> 同上。

<sup>87</sup> 同上。

<sup>88</sup> 盧文弨撰，程新惠、陳東輝校點：《群書拾補》，冊下，頁553。

<sup>89</sup> 黃以周著，尤晨光點校：《晏子春秋校勘》，《黃式三黃以周合集》，冊14，頁212。

<sup>90</sup> 晏嬰撰，蘇輿校注：《晏子春秋》，卷1，頁1b。

爲辭,非是。

“不顧于行義”之“行義”,先秦兩漢文獻不乏其例,然向來訓解不多,伊藤馨(1806—1870)有較佳之注釋,其曰:

“行”,道也。古者“行”、“道”互訓。下之“禮義”、“仁義”即皆道義也。<sup>91</sup>

伊藤說是。按“行”甲骨文作“𠂔”(甲五七四)、“𠂔”(後二·二·一二)。<sup>92</sup>金文作“𠂔”(行天父癸卣·商·10.5093.1)、“𠂔”(史牆盤·西周中期·16.10175)。<sup>93</sup>是“行”爲大道,引伸爲“道理”。《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sup>94</sup>鄭玄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sup>95</sup>本文之“行義”謂品行道義。《荀子·禮論》:“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sup>96</sup>楊柳橋(1908—1993)曰:“行義,猶道義也。”<sup>97</sup>《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sup>98</sup>《史記·酷吏列傳》:“始湯(張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田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sup>99</sup>此皆其證。本文“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句皆對偶,“行義”與“勇力”相對。若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則失其偶矣。

至於孫星衍謂“行義”一本作“仁義”。<sup>100</sup>吳則虞指現存諸本無一作“仁義”,

<sup>91</sup> 伊藤馨著,湯淺幸孫解說:《晏子春秋證注》,頁15。

<sup>92</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81。

<sup>93</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冊上,頁219—220。

<sup>94</sup>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5,頁934。

<sup>95</sup> 同上。

<sup>96</sup>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冊下,頁779。

<sup>97</sup> 楊柳橋:《荀子詁釋》(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535。

<sup>98</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89。

<sup>99</sup>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788。

<sup>100</sup> 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卷上,頁3a。

不知其所據何本。<sup>101</sup>考諸各本，孫氏是據《釋名》引文。<sup>102</sup>但《釋名》作“仁義”者，蓋涉下文“仁義”諸句而誤耳。

## (二) 順教

王念孫曰：

“不能順教以至此極。”案：“順教”即“訓教”。<sup>103</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曰：

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sup>104</sup>

王謂“順”通“訓”。“順教”猶“訓教”，即教導、教誨之意。蘇輿提出異議，曰：

王說非。言不能順承其教以至此極。“順”固有“訓”義，而非此之所謂“順”也。<sup>105</sup>

蘇說是也。“順”猶順應。《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sup>106</sup>《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sup>107</sup>《文子·微明》：“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

101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

102 馬驥撰，王利器整理：《釋名》（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493。

103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39。

104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9—30。

105 晏嬰撰，蘇輿校注：《晏子春秋》，卷1，頁11a。

106 任繼昉：《釋名彙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184。

10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2，頁573上。

天下之尊爵也。”<sup>108</sup>徐靈府(唐人,生卒年不詳)注:

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也,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sup>109</sup>

由順應意引申而有順承、遵循之意。《史記·三王世家》:“‘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sup>110</sup>“順古”即遵循古法。是以“順教”意謂順承教訓。《文子·自然》:“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sup>111</sup>上文晏子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sup>112</sup>“信其教”者,謂信服聖人教誨而不違背,<sup>113</sup>景公指己“不能順教”,是承此文而來,表示順承其教也。景公接受晏子之規勸,直認未能遵循聖人之道,以致信用讒佞,賞罰失當。由此觀之,王氏實忽略上下文意而誤訓。

### (三) 搏治

“景公令兵搏治。”孫曰:“疑‘搏埴’,‘埴’、‘治’聲相近。”念孫案:治者,甄也。“搏治”,謂搏土爲甄。《廣雅》曰:“治,甄也”。<sup>114</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曰:

景公令兵搏治,當臈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sup>115</sup>

<sup>108</sup>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32。

<sup>109</sup> 同上。

<sup>110</sup>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修訂本)》,頁2558。

<sup>111</sup>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355。

<sup>112</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9。

<sup>113</sup> 張純一解“信其教”者,曰:“謂信服聖人之教不相違也”。見張純一撰,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頁21。

<sup>114</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54。

<sup>115</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10。

吳則虞謂“治”，元刻本作“冶”。<sup>116</sup>但景元鈔本、<sup>117</sup>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吳鼎（1877—1915）影元刻本<sup>118</sup>作“治”，明刻諸本亦同，吳說似非。孫星衍疑“治”是“埴”之借字。<sup>119</sup>王念孫不取孫說，依《廣雅·釋宮》訓“治”爲“甄”，<sup>120</sup>以“搏治”爲“搏土爲甄”。鄒太華、<sup>121</sup>王更生<sup>122</sup>皆從王說。

王念孫訓訓“治”爲“甄”，未是。其於《廣雅疏證》“治，甄也”下曰：

“治”與“甄”義不相近。古者謂州郡所駐曰“治”，若《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高陵，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郿，右輔都尉治”是也。《衆經音義》卷六、卷十四並引《廣雅》“寺，治也”，則“治”字當在上條，後人傳寫誤入此條耳。<sup>123</sup>

王謂“治”與“甄”義不相近，並指“治”乃竄入之文，然王氏卻以《廣雅》此說訓解《晏子》本文，意甚矛盾。“治”向無甄意，王說不足取。

孫星衍讀“治”作“埴”，大關惟孝（日本江戸末期人，生卒年不詳）、<sup>124</sup>郎豐生<sup>125</sup>皆主此說。孫言“搏治”，即《周禮·冬官·考工記》之“搏埴”，意謂捏黏土以製成坯。郎氏承孫說之餘，另指“搏”是“搏”字之誤。《周禮》“搏埴”當作“搏埴”，是拍擊黏土之意。<sup>126</sup>

116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10。

117 顧廣圻校並跋：《晏子春秋》（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景元鈔本），卷2，無頁碼。筆者案：劉心明《〈晏子春秋〉影印前言》指此本實是影鈔明正德本，曰：“此本就是孫星衍作爲壽禮贈送給妹婿吳鼎的本子，當時誤以底本爲元刻，故稱影元鈔本。此本原爲孫星衍所有，故《孫氏祠堂書目錄》有著錄。由吳氏散出後，轉歸瞿氏鐵琴銅劍樓，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見顧廣圻校勘：劉心明：《〈晏子春秋〉影印前言》，《晏子春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5。

118 顧廣圻校勘：《晏子春秋》，頁72。

119 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卷上，頁17b。

120 王念孫撰，張靖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076。

121 鄒太華：《晏子逸箋》，頁93。

122 王更生：《晏子春秋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67。

123 同上。

124 大關惟孝：《晏子春秋集解》（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鈔本），卷2，無頁碼。

125 郎豐生：《“搏治”何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年第1期，頁44—46。

126 同上，頁45—46。

考《周禮·冬官·考工記》：“搏埴之工二。”<sup>127</sup>鄭玄注：“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sup>128</sup>孔穎達疏：“以手拍黏土以爲埴，乃燒之。”<sup>129</sup>陸德明《釋文》曰：“搏，李音‘團’，劉音‘搏’。”<sup>130</sup>阮元《校勘記》曰：

“搏埴之工二”，唐石經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搏”作“搏”，下同。《釋文》曰：“李音‘團’，劉音‘搏’。”按《注》云：“搏之言拍也”，則當從劉昌宗音“搏”，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誤也。<sup>131</sup>

則鄭玄所見本“搏”當作“搏”，故《注》曰“搏之言拍”。孫詒讓《周禮正義》曰：

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爲訓，若《天官·叙官》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並其例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文·手部》云：“拊，拊也。”“拍”與“拊”同。此云“搏埴”，即《瓶人》注所謂拊泥也。賈疏云：“以手拍黏土以爲埴，乃燒之。”<sup>132</sup>

孫氏認爲“搏”、“拍”聲近爲義通，遂以作“搏”爲是。《說文·瓦部》：“𠬞，周家搏埴之工也”，<sup>133</sup>字亦作“搏”。然而，今本《考工記》作“搏”亦通。唐石經、《釋文》、李軌所見本皆作“搏”。《說文·手部》：“𠬞，團也。”<sup>134</sup>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以手團之也”，注曰：

<sup>127</sup>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3，頁596上。

<sup>128</sup> 同上。

<sup>129</sup> 同上。

<sup>130</sup> 陸德明撰，張一弓點校：《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13上。

<sup>131</sup>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3，頁607上。

<sup>132</sup> 孫詒讓著，汪少華整理：《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冊9，頁3764。

<sup>133</sup>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冊13，頁12469。

<sup>134</sup> 同上，頁11928。

各本作“團”也，語不完。今依《韻會》所據補。“以手團之”者，此篆之本義。<sup>135</sup>

則“搏”本義是以手搓捏作團。《禮記·曲禮上》：“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歠。”<sup>136</sup>孔穎達疏：“共器若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sup>137</sup>蓋古亦有“搏土”之說，《禮記·禮運》：“黃桴而土鼓。”<sup>138</sup>鄭玄注：“黃讀爲出，聲之誤也。出，埴也，謂搏土爲桴也。”<sup>139</sup>《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東漢應劭（生卒年不詳）《風俗通》曰：“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sup>140</sup>《華陽國志·漢中志》言“九君搏土作人處”，<sup>141</sup>與此同類。則“搏土”猶“搏埴”，意即用手捏黏土使成坯。由此可見，今本《考工記》“搏埴”之“搏”未必爲誤字。郎氏據此認爲《晏子》“搏治”之“搏”，亦是“搏”字之誤，實可相榘。

然而，無論“搏治”或“搏治”，“搏”、“搏”與“治”皆爲動詞，需有賓語，意義始全，如《三國志·魏書·常林傳》裴松之（372—451）注曰：

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埴，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sup>142</sup>

“搏治粟米”便是明證。盧弼（1876—1967）於注文“無設搏治粟米之奠”下曰：“《一切經音義》：‘搏飯也。’”<sup>143</sup>“搏飯”，即捏飯成團。可見孫星衍疑“搏治”爲“搏埴”，並非無根游言。

<sup>135</sup>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冊13，頁11929。

<sup>136</sup>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5，頁41上。

<sup>137</sup> 同上。

<sup>138</sup> 同上，頁416上。

<sup>139</sup> 同上。

<sup>140</sup>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冊1，頁365上。

<sup>141</sup> 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9。

<sup>142</sup>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62。

<sup>143</sup>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冊4，頁1807。  
筆者案：盧本《三國志》注文及集解之“搏”並作“傳”，古無“傳飯”之語，此乃誤文，故據改。

從音韻言之,“治”音直吏切,上古音歸定母、之部。<sup>144</sup>“埴”爲常職切,上古音爲禪母、職部。<sup>145</sup>“埴”從直得聲,直,徐力切,上古音歸定母,職部。<sup>146</sup>之、職兩部陰聲、入聲對轉。由此可知,“治”、“埴”音近,有通假可能。然而,古籍未見二字相通之例。王海根《古漢語通假大字典》則列《晏子》本文爲“治”、“埴”通假之證。<sup>147</sup>

考先秦兩漢文獻,除《考工記》“搏埴”外,另有四個動詞與“埴”字相配,舉例如下:一、《荀子·性惡》:“故陶人埴埴而爲器。”<sup>148</sup>二、《莊子·馬蹄》:“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sup>149</sup>三、《法言·修身》:“埴埴索塗,冥行而已矣。”<sup>150</sup>四、《申鑒·俗嫌》“燔埴爲瓦則可,爍瓦爲銅則不可。”<sup>151</sup>先秦兩漢文獻中以“埴埴”最爲多見。“搏埴”、“治埴”各一,心疑傳寫之間,將此二詞誤作“搏治”,後人如裴松之便以此衍生“搏治粟米”之詞。

此外,“治”亦有可能是“泥”字之誤。漢簡文字“治”作“𣪠” (銀.80)、<sup>152</sup>“𣪡” (草·居 71.44)、<sup>153</sup>“𣪢” (居圖二七六 84.31),<sup>154</sup>“泥”作“泥” (銀.617),<sup>155</sup>二形相似。是以“搏治”或作“搏泥”,“搏泥”即上文提及之“搏土”,猶“搏埴”。本章緊接《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景公爲長庖欲美之晏子諫》與《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皆言齊景公(姜杵臼,? 一前 490)奢靡,起大臺、修長庖,勞民傷財,故晏子諫止之。由此推斷,景公命令兵士“搏泥”者,即爲興建大臺長庖等之磚瓦所捏制之坯。由於正值寒冬,水土不和,“而功不成”。至

144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81。

145 同上,頁79。

146 同上。

147 王海根:《古漢語通假大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10。案:王海根此說實取自孫星衍。

148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冊下,頁942。

149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冊中,頁330。

150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上,頁94。

151 荀悅撰,黃省曾注,孫啟治(1942—2014)校補:《申鑒注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36。

152 駢字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頁349。

153 徐正考、尚攀:《漢代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頁1548。

154 王夢鷗:《漢簡文字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60。

155 駢字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頁350。


於伊藤馨讀“搏”爲“鑄”。鑄，鉏鋤也。“鑄治”即興土功，指作長塗類，<sup>156</sup>未免牽強附會，亦未足取。

#### (四) 喟然歎而流涕

“喟然歎而流涕。”案“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言“流涕”，則“喟然”之爲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初學記》竝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說見《諫上篇》。）<sup>157</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

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sup>158</sup>

案：《說文·口部》：“，大息也。从口，胃聲。”<sup>159</sup>“喟”本義深深地嘆息，加一“然”字，而爲複音副詞，以狀“歎”字。<sup>160</sup>“喟然”作狀語，修飾嘆息之用例，於先秦兩漢古籍常見，如《韓非子·內儲說上》：“董闕于喟然太息曰。”<sup>161</sup>《漢書·高帝紀》：“喟然大息。”<sup>162</sup>顏師古注：“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sup>163</sup>“喟然歎曰”、“喟然而歎”更是先秦典籍習見之普通用語，如《論語·先進》：“夫子喟

<sup>156</sup> 伊藤馨著，湯淺幸孫解說：《晏子春秋證注》，頁113。

<sup>157</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54。

<sup>158</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111。

<sup>159</sup>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冊3，頁2122下。

<sup>160</sup> 鄒太華：《晏子逸箋》，頁96。

<sup>161</sup>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冊上，頁581。

<sup>162</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

<sup>163</sup> 同上。

然歎曰：‘吾與點也！’”<sup>164</sup>《戰國策·趙策一》：“襄子乃喟然歎泣曰。”<sup>165</sup>《莊子·讓王》：“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sup>166</sup>《戰國策·中山策》：“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sup>167</sup>王念孫認為“喟然流涕”文意已足，“歎而”二字當後人所加。此實不然。考“喟然歎而流涕”之句式，並不罕見，如《戰國策·趙策一》：“襄子乃喟然歎泣曰。”<sup>168</sup>《史記·刺客列傳》“襄子喟然歎息而泣。”<sup>169</sup>《晏子春秋·外篇·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亦有“喟然嘆泣數行”之語。<sup>170</sup>若如王說，《史記》“喟然歎息而泣”，亦當改作“喟然而泣”矣。《藝文類聚》、《初學記》並引作“喟然流涕”，當是修飾文辭之故也。此外，王據類書刪上一章《內篇諫上·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公喟然歎曰”之“歎”，<sup>171</sup>亦非。

### (五) 不務於上

“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引之曰：“‘不務於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字而誤也。《群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於下者，必務於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sup>172</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曰：

<sup>164</sup>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8，頁100下。

<sup>165</sup>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冊中，頁887。

<sup>166</sup>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冊下，頁982。

<sup>167</sup>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冊下，頁1731。

<sup>168</sup>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冊中，頁887。

<sup>169</sup>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修訂本）》，頁3044。

<sup>170</sup>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下，頁435。筆者案：吳則虞於此句下注曰：“《類聚》、《御覽》四百九十一引皆無‘而下’二字。”今據刪，說見同書，頁437。

<sup>171</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51—1352。

<sup>172</sup> 同上，頁1377。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sup>173</sup>

王念孫引其子王引之之言，謂“不務於上”當作“必務於上”，指“不務”之“不”涉上下文諸“不”字而誤，王念孫並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故作“必務”。王氏父子以此“務”爲“致力做到”。案：王說可堪商榷。唐德正援引駢字騫之說，指上文“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與下文“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四句爲對文，認爲“不”、“弗”爲是。<sup>174</sup>細審本文句式鋪排，“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以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全以正反之語相麗而出，若如王說，改“不務”爲“必務”，便破壞全文法度。從版本言之，《群書治要》引此亦作“不弊(務)於上”。<sup>175</sup>銀雀山漢墓簡本《晏子》亦同，而“不務”作“弗務”，“不行於身”作“弗行於身。”<sup>176</sup>“不

173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 221—222。

174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頁 92—93。唐引駢字騫《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校釋》之說，詳見氏著：《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09。

175 魏徵等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冊 5，頁 161。

176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 95。筆者案：“弗”與“不”同源，表示否定。見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02。殷、周時二者用法接近，見姚振武：《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258。西周以後，二者始有分別，“不”字用法較廣，可否定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帶賓語或不帶賓語；“弗”基本上只用於否定不帶賓語之及物動詞前（左松超：《漢語語法（文言篇）》〔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11—112。），如《左傳·隱公元年》：“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與”省略之賓語爲前句“大叔”。銀雀山漢墓簡本《孫臏兵法·擒龐涓》：“龐子果棄其輜重，兼取舍而至。孫子弗息而戢（擊）之桂陵，而禽（擒）龐損。”“息”下省之賓語，爲前文龐涓之軍，（轉下頁）

務”當不誤。

考《說文·力部》：“𡗗，趣也。”<sup>177</sup>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繫傳》曰：“言趣赴此事也。”<sup>178</sup>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曰：“趣者，疾走也。務者，言其促疾於事也。”<sup>179</sup>是“務”有“促疾”之意。《左傳·隱公九年》：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sup>180</sup>

孔穎達疏：

嘗寇速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sup>181</sup>

《戰國策·齊策二·秦攻趙長平》：

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燕<sup>182</sup>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壺，沃焦釜。<sup>183</sup>

---

(接上頁)意謂孫臏不待其軍休息而擊之。本簡文“弗務”之“務”，是及物動詞，“務”之賓語爲上文“所求行下者”之“求”；“弗行於身”之賓語爲上文“所禁於民者”之“禁”。簡文所有否定副詞，除此二“弗”字，餘皆爲“不”，則更見“弗”字之用，是強調其省略之賓語。

<sup>177</sup>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冊14，頁13410。

<sup>178</sup> 同上，頁13411。

<sup>179</sup> 同上。

<sup>180</sup>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6，頁76—77。

<sup>181</sup> 同上，頁77。

<sup>182</sup> 諸祖耿曰：“燕，原作楚。”依上下文義亦當作“燕”。今據諸說改。見氏著：《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冊上，頁553。

<sup>183</sup> 同上，頁552。

鮑彪(1091—?)釋“務”爲“趣”，<sup>184</sup>釋“宜若奉漏壺，沃焦釜”曰：“喻救這急。”<sup>185</sup>皆爲其例。“務”由“促疾”引申強迫、相迫之意。《荀子·富國》：“儻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sup>186</sup>楊倞(唐人，生卒年不詳)注：“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sup>187</sup>王天海曰：

務民，促民也。《說文》：“務，趣也。”段《注》：“趣者，疾走也。務者，言其促疾於事也。”此謂急迫地限期促民進事長力。故“進事長功”當與“務民”句連讀。<sup>188</sup>

“務民”即勉強相迫人民之意。由是觀之，本文“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是言凡對下臣欲有所要求，在上者不必勉強相迫。下云“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亦承此意。駢字騫釋“務”爲“強”，猶相迫之意，<sup>189</sup>是也。王氏父子因釋“務”爲“致力做到”，而改“不務”爲“必務”，實誤解文意。

除王說外，西島長孫(1781—1853)指“不務”猶“直是不行也”。<sup>190</sup>岡本保孝疑“務”是誤字，但未知是某字之譌。<sup>191</sup>惜西島、岡本二說皆未舉埤證，不足爲據。

## (六) 不害之以實

“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案：“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群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罰”。<sup>192</sup>

184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增訂本)》，頁553。

185 同上。

186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冊上，頁445。

187 同上，頁449。

188 同上。

189 駢字騫：《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校釋》，頁109。

190 西島長孫：《晏子春秋考》，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年)，卷8，頁17。

191 岡本保孝：《晏子春秋考》，無頁碼。

192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77。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曰：

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sup>193</sup>

王氏據《群書治要》改“實”作“罰”。<sup>194</sup>裴學海(1899—1970)認為“實”當作“寶”，是“俘”之借字，並引《小爾雅》：“俘，罰也”解之。<sup>195</sup>此說過於迂迴。銀雀山漢墓竹簡本《晏子》作“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sup>196</sup>則舊本如此。伊藤馨訓“實”為“財”，但於義不通。<sup>197</sup>案：前文“不窮之以勞”，是上應“稱事以任民”，意謂稱量事情輕重而使民，不會過度勞役而窮盡民力。“不害之以實”則承襲“中聽以禁邪”而來，乃指聽訟得中，以禁邪辟，而不會有因實情而使受侵害之事。《孔子家語·辯物》曰：

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sup>198</sup>

“以實獲囚”，與“害之以實”取意相類。駢字騫釋此句為“不反以實情使之受害也”。<sup>199</sup>得之。至於《治要》改“實”作“罰”，是不明文意而擅改。王氏據誤文改字，亦誤。

193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21。

194 魏徵等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冊5，頁161。

195 裴學海：《評高郵王氏四種》，頁101。

196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96。

197 伊藤馨著，湯淺幸孫解說：《晏子春秋證注》，頁207。

198 高尚舉、張濱鄭、張燕：《孔子家語校注》，頁257。

199 駢字騫：《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校釋》，頁112。

## (七) 不相遺

“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案：《群書治要》作“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是也。上文云“明王脩道，一民同俗”，故云“天下不相違”，今本脫兩“以”字，“違”字又誤作“遺”，則文義皆不協。<sup>200</sup>

案：本篇原文出自《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曰：

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sup>201</sup>

《群書治要》引本文作“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但上無“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九字。<sup>202</sup>王氏據此於“上”、“下”各補“以”字，可從，但改“遺”作“違”，未是。吳則虞認爲“遺”字不誤，以爲本文“遺”字，與《孟子·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之“遺”同義。<sup>203</sup>唐德正亦持是說。<sup>204</sup>今考銀雀山漢墓簡本《晏子》作“故明王脩（修）道……不相遺也，此明王之教民也。”<sup>205</sup>雖然“道”至“不相遺也”間之簡文有所殘缺，但足證“遺”非誤文。唐德正認爲《治要》編者所見本與簡本、傳世本不同，或爲節引，<sup>206</sup>是故《治要》引文

200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78。

201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21—222。

202 魏徵等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冊5，頁161。

203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223。《孟子》原文，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8，頁9下。趙岐於“未有仁而遺棄其親者也”下注：“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見同書，同頁。

204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頁93。

205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釋文 注釋》，《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96。

206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管子學刊》2004年4期，頁93。

不可盡信。本文之“遺”，當訓爲“棄”。《易·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sup>207</sup>王弼注：“用心弘大无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sup>208</sup>孔穎達疏：“遺，棄也。用心弘大无所疎遠棄遺於物。”<sup>209</sup>《尹文子·大道上》：“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sup>210</sup>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棄”與“遺”相應。<sup>211</sup>按文意，“天下不相遺”是上承“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而來，謂上下相親相愛，彼此不相棄也，而非應答“一民同俗”。王念孫指上云“一民同俗”，則下當作“天下不相違”，是未得本文之旨。

### (八) 不問墜

“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案：“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曰：“隊，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隊，謂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隊”、“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楊倞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隊”爲“顛墜”之“墜”，故妄加“土”耳。《群書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隧。”<sup>212</sup>

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曰：

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

<sup>207</sup>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冊1，頁42上。

<sup>208</sup> 同上。

<sup>209</sup> 同上。

<sup>210</sup> 筆者案：王愷鑒（1888—1938）於此句下曰：“‘以’下墨釘，錢熙祚本作‘夷’字：《治要》及湖北崇文局本作‘通’字。”見氏著：《尹文子校正》（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10。

<sup>211</sup> 同上。

<sup>212</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397。

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噓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sup>213</sup>

王氏解“溺者不問墜”乃“不問涉水之路”之意，是也。然其對“墜”、“隊”、“隧”，“遂”四字解釋，則可商榷。首先，其謂後人誤以“隊”為“顛墜”之“墜”，故妄加“土”耳。考金文作“𡗗”（卯簋）、<sup>214</sup>“𡗗”（新鄭虎符·戰國晚期·18.12108A），<sup>215</sup>字从自，豕聲，與《說文》小篆“隊”同，<sup>216</sup>亦有作“𡗗”（𡗗殷《集成》04317），字从土，<sup>217</sup>可證“隊”、“墜”本一字，<sup>218</sup>加土者，則變為从土，隊聲。<sup>219</sup>《說文·自部》曰：“隊，從高隊也。从自，豕聲。”<sup>220</sup>段玉裁注：“‘隊’、‘墜’正俗字。古書多作‘隊’，今則‘墜’行而‘隊’廢矣。”<sup>221</sup>則“隊”本義是墜落，後多寫作“墜”。“隊”表示本義之例，習見於傳世古籍，如《左傳·莊公八年》：“公懼，隊于車。”<sup>222</sup>阮元《校勘記》：“石經‘隊’作‘墜’。”<sup>223</sup>“隊于車”是言從車上墜落。《荀子·天論》：“星隊、木鳴，國人皆恐。”<sup>224</sup>王天海曰：“隊，古‘墜’字。諸本作

213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冊上，頁338—339。

214 容庚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940。

215 董蓮池：《新金文編》，冊下，頁2011。

216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冊15，頁13950上。

2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4，頁2688。

218 黃錫全《𡗗考釋六則》釋《𡗗》“𡗗”字，曰：“‘隊’即‘墜’，後世字書每以‘墜’為俗體。以本銘觀之，實則遠有所本。《說文》：‘隊，從高隊（墜）。从自，豕聲。’‘墜’乃‘隊’之疊加義符字，金文習見其例：‘陳’或作‘墜’（筆者案：‘墜’金文作‘𡗗’（齊陳曼匡），見《金文編》，頁942），‘隊’或作‘墜’。這是因為所加義符土和原有義符阜意義相近的緣故。”見黃錫全：《古文字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頁80。

219 季旭昇釋“隊”曰：“甲骨文為會意，金文以下為形聲。”見氏著：《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945。

220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冊15，頁13950。

221 同上。

222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6，頁144。

223 同上，頁150。筆者案：阮元所引石經是唐《開成石經》之文，見高峽主編，李林娜、王原茵、王其禕副編：《西安碑林全集》（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卷148，頁239。

224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冊下，頁687。

‘墜’，《外傳》、《治要》所引，亦作‘墜’。”<sup>225</sup>“星隊”指隕星下墜。此皆見其演化之跡。王念孫是未見古文字而誤。

其次，王氏以本文“溺者不問墜”之“墜”，本作“隊”，而同“隧”，解作“道”。上文已言“隊”、“墜”同字，則“隊”之與“隧”，當為通假關係，而王氏不提證據。考《墨子·禰守》：“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sup>226</sup>孫詒讓曰：“‘當隊’即當隧，詳《備城門篇》。”<sup>227</sup>今補證。

至於“遂”字，儘管王氏提出《荀子·大略篇》楊倞注“遂謂徑隧”之說，而竟不論“遂”字之意，此亦有不足。案：“遂”同“術”，道也。《墨子·號令》：“當遂材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sup>228</sup>畢沅(1730—1797)曰：“‘遂’同‘術’。”<sup>229</sup>《商君書·算地》：“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sup>230</sup>尹桐陽(1882—1950)曰：“遂，道地。”<sup>231</sup>《史記·蘇秦列傳》：“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sup>232</sup>司馬貞《索隱》曰：

按：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干有道，因為地名。<sup>233</sup>

由此可見，“隧”為“道”，“遂”亦為“道”，王氏既然引用《荀子·大略篇》“溺者不問遂”為證，本當從之，卻謂本文“溺者不問墜”之“墜”當為“隧”，而非“遂”，其理何在？王說似有武斷之嫌。

225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冊下，頁691。

226 孫詒讓撰，孫啟治校：《墨子閒詁》，冊下，頁629。

227 同上。

228 同上，頁617。

229 畢沅撰，戴望校並跋，譚儀校：《墨子注》，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冊11，頁418。

230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4。

231 尹桐陽：《商君書新釋》，《子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冊8，頁50。

232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修訂本）》，頁2725。

233 同上，頁2726。

“遂”亦通“墜”。“墜”古音在定母物部，“遂”則在邪母物部。<sup>234</sup>邪紐古歸定紐，同於物部，故可通假。《守宮盤》（器號：10168A）：“其丙（百）世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墜）。”<sup>235</sup>嶽麓書院藏秦簡本《占夢書》簡 20/1517：“夢燔洛遂（墜）隋（墮）至手，穀囚，吉。”<sup>236</sup>陳偉曰：

今按：“洛”疑可讀為“落”，“落墜”一詞。《國語·周語中》：“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韋《注》：“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亦作“墜落”。《論語·子張》：“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何晏《集解》引孔安國說：“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陸德明《釋文》：“燔，本又作‘膳’，祭肉也。”燔落墜墮至手，是說祭肉降下落在手上。<sup>237</sup>

《逸周書·度邑訓》：“不淑兑天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志。”<sup>238</sup>朱右曾（1799—1858）曰：

遂，讀曰“墜”，言紂不善承天意，墜天命于一日。<sup>239</sup>

黃懷信亦取朱說，指“遂”借“墜”，猶失也。<sup>240</sup>《荀子·王制》：“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sup>241</sup>王念孫曰：

<sup>234</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頁 230, 237。

<sup>235</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冊 7，頁 5472。

<sup>236</sup>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頁 160。

<sup>237</sup> 陳偉：《讀嶽麓秦簡〈占夢書〉札記》，《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60。

<sup>238</sup>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冊上，頁 466。

<sup>239</sup>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續經解尚書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 年），頁 739 上。

<sup>240</sup>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條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頁 215。

<sup>241</sup>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冊上，頁 338。

念孫案：“遂”讀爲“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爲“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竝與“墜”同。“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隧”，《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石經《論語》殘碑“未隧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竝以“隧”爲“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sup>242</sup>

此皆“遂”、“墜”相通之證。北京大學藏西漢簡本《儒家說叢》所記有與《晏子》合者，曰：

桓公召管子而問之曰：“夫子有志若此，予之國，尚能接（接）乎？”管子曰：“否（否）否（否），不然。臣聞之，愚者自慧，不肖（肖）者多悔，惑（惑）者不問其路，弱（溺）者不問其遂也。辟如臨戰乃鑄兵，饁（噎）而後鑿（鑿）井，僂則僂……”<sup>243</sup>

漢簡本《儒家說叢》雖記齊桓公與管子事，而文句次序與《晏子》亦略有不同，但管子對答大體與本文《晏子》內容一致，文中“墜”亦作“遂”，是古本如此。至於王氏引用《群書治要》作“隧”，亦不無疑竇。考日藏平安時代（794—1192）九条家本、<sup>244</sup>以及金澤文庫舊藏鎌倉時代（1192—1330）鈔本《群書治要》引此

<sup>242</sup>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冊3，頁1734—1735。

<sup>243</sup>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釋文 注釋》，《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冊下，頁211。

<sup>244</sup> 魏徵等撰：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群書治要》，見東京國立博物館“e國寶網站”，[http://www.emuseum.jp/detail/100168/004?word=&d\\_lang=zh&s\\_lang=zh&class=&title=&c\\_e=&region=&era=&cptype=&owner=&pos=1&num=1&mode=detail&century=](http://www.emuseum.jp/detail/100168/004?word=&d_lang=zh&s_lang=zh&class=&title=&c_e=&region=&era=&cptype=&owner=&pos=1&num=1&mode=detail&century=)，2012年10月22日。

作“溺者不問墜”<sup>245</sup>，與今本《治要》不同，可見王氏所據《治要》亦不可盡信。

總言之，本文當從漢簡本作“遂”，而王氏之說，漏洞頗多，並不足取。

## 四、結 語

王氏父子學殖豐厚，觸覺敏銳，能見人之未見，如《內篇諫上》“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調于民”，“調于民”文不可讀，歷來諸說紛陳，卻莫能辨。王念孫僅據古書文例，還原本旨，而其說與銀雀山簡本合。又如《內篇問上》“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王念孫一空依傍，推翻前人舊說，改“意”爲“急”，銀雀山簡本印證其說。由此可見，王氏學養深湛，識見卓絕。

然而，《晏子春秋雜誌》有過信類書之傾向，致時有誤訓情況。如王念孫據《太平御覽》改《內篇諫上》“不顧于行義”之“義”爲“尚”，屬下讀，誤解文意之餘，亦與下文“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以及“崇尚勇力，不顧義理”，義不相對。按下文，“不顧于行義”實“不顧乎行義”之誤。王氏過信類書，因而致誤。又如《內篇問上》“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王念孫據《群書治要》改“遺”作“違”，卻不知“遺”可釋作棄，文義本通，不必改字，銀雀山簡本即證其誤。凡此皆可反映《晏子春秋雜誌》不足之處。雖然如此，《晏子春秋雜誌》全書不乏鞭辟入裏之見者，縱然有誤，亦無損此書於整理今本《晏子春秋》之巨大貢獻。王氏訂正賢疏失，又提出精辟新見，確使清代《晏子春秋》研究水平大爲提升，俞樾、孫詒讓、于鬯、陶鴻慶、蘇輿等後學著作大量徵引此書，正好反映是書在治《晏子春秋》史上之地位。

（作者：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研究助理）

<sup>245</sup> 魏徵等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冊5，頁188。

## 引用書目

### (一) 專書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于省吾：《雙劍謠諸子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大關惟孝：《晏子春秋集解》。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鈔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冊 4、7。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尹桐陽：《商君書新釋》，《子藏》，冊 8。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

毛亨傳，鄭玄疏：《毛詩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 2。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王天海：《荀子校釋（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王更生：《晏子春秋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王念孫撰，張靖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王海根：《古漢語通假大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 1。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王愷鑒：《尹文子校正》。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

王夢鷗：《漢簡文字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 6。

-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左松超：《漢語語法（文言篇）》。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任繼昉：《釋名彙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伊藤馨著，湯淺幸孫解說：《晏子春秋證注》。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年。
-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續經解尚書類彙編（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 朱熹：《詩集傳》，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冊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 西島長孫：《晏子春秋考》，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卷8。東京：鳳出版，1978年。
-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8。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佚名：《晏子春秋正誤》。大阪：關西大學長澤文庫藏，鈔本。
- 佚名：《錦繡萬花谷》。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鏤石書堂刊本後修本。
-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 季旭昇主編，陳美蘭、蘇建州、陳嘉凌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
- 岡本保孝：《晏子春秋考》。東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鈔本。
- 姚振武：《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洪頤煊撰，張海峰點校：《讀書叢錄》。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
- 孫星衍撰：《晏子春秋音義》。華盛頓：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戊申十月陽湖孫氏刊本。
- 孫詒讓著，汪少華整理：《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孫詒讓撰，孫啟治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容庚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徐正考、肖攀：《漢代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
- 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荀悅撰,黃省曾注,孫啟治校補:《申鑒注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馬驢撰,王利器整理:《繹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高尚舉、張濱鄭、張燕:《孔子家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
- 高峽主編,李林娜、王原茵、王其禕副主編:《西安碑林全集》,卷148。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
- 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 張純一撰,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畢沅撰,戴望校並跋,譚儀校:《墨子注》,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冊1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陸德明撰,張一弓點校:《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黃以周著,尤晨光點校:《晏子春秋校勘》,《黃式三黃以周合集》,冊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黃錫全:《古文字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條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 楊柳橋:《荀子詁釋》。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
-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 鄒太華:《晏子逸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年。
-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8。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劉師培,萬仕國點校:《晏子春秋斟補定本》,《儀徵劉申叔遺書》,冊6。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

劉師培著,萬仕國點校:《晏子春秋補釋》,《儀徵劉申叔遺書》,冊7。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穀梁赤撰,范甯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7。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增補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5。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等校:《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冊3。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盧文弨撰,程新惠、陳東輝校點:《群書拾補》。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駢宇騫:《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謝維新輯,虞載續輯:《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臺北:新興書局,1969年。

魏徵等撰: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群書治要》,見東京國立博物館“e國寶網站”,2012年10月22日。

魏徵等撰,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冊5。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

蘇輿校注:《晏子春秋》。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刊本。

顧廣圻校並跋:《晏子春秋》。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景元鈔本。

顧廣圻校勘:《晏子春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

## (二) 論文

俞志慧:《〈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二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511—519。

郎豐生:《“搏治”何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年第1期,頁44—46。

唐德正:《從銀雀山漢簡看王念孫對〈晏子春秋〉的校勘》,《管子學刊》2004年第4期,頁91—93。

陳偉：《讀嶽麓秦簡〈占夢書〉札記》，《簡帛（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57—162。

程決：《王念孫〈讀書雜誌〉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博士論文，2009年。

裘錫圭：《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78—388。

裴學海：《評高郵王氏四種》，《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頁43—123。

趙林然：《淺析王念孫〈晏子春秋雜誌〉校勘方法》，《安徽文學（下半月）》2012年第6期，頁52—53。

劉心明《〈晏子春秋〉影印前言》，顧廣圻校勘：《晏子春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5。

廣瀨薰雄：《關於〈魯邦大旱〉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507—510。

## **A Study of *Yanzi chunqiu* in Wang Niansun's *Dushu zazhi***

**Kwok Pang F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oi Ting**

(Ph.D.,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Wang Niansun (1744 – 1832) was a distinguished Qing (1644 – 1912) scholar with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philology. His work, *Yanzi chunqiu zazhi* (*Miscellaneous Notes on the Yanzi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as remained an essential reference for Chinese philologists and historians. While *Yanzi chunqiu zazhi* is comprehensive and meticulous in its analyses, a number of inaccuracies have also been found. The present essay is intended to be a penetrating study of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Wang's work.

**Keywords:** Wang Niansun, *Dushu zazhi*, Yanzi, *Yanzi chunqiu*, Chinese semasiology